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Poisoned Perfume

香水有毒

夏商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44.572
XS3

香水有毒

夏商 著

Poisoned Perfume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家 宗仁发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水有毒/夏商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网络文学丛书/王蒙, 宗仁发主编)

ISBN 7 - 5351 - 2597 - 2

I. 香… II. 夏…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32 号

出 版 : 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 430015 电话: 836255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4 插页 10.75 印张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66 千字

印数: 1 - 10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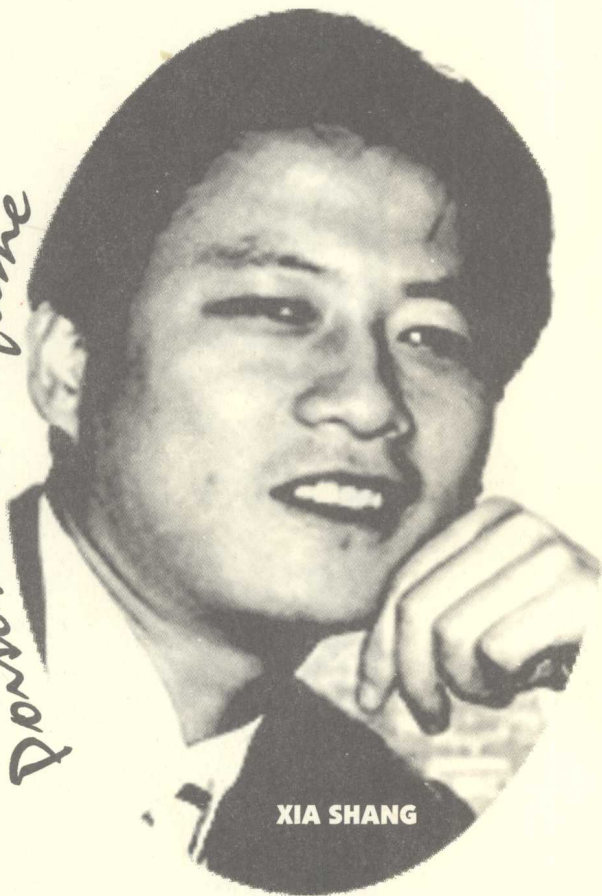
ISBN 7 - 5351 - 2597 - 2/I·78

定价: 17.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 承印厂为你调换

9-7511-315

Poisoned Perfume



XIA SHANG

夏商

宗仁发

序

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则是“上网”。网络已成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采取道德的判断态度已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网络面前的束手无策。不论多么高科技、多么现代化，人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我写故我在”，“无纸一身轻”，单这一方面就不能不令写作的网虫们着迷、上瘾。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冀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所有划定的禁区都已“随网飘逝”，网络导致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之时已经到来，也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狂欢和庆典。

写作的环境压迫感在网络中消失之后是否能够期待大作品的产生呢？至少在眼下还不可过分乐观。目前的网上写作大多是个体的行为，以实现自娱为低层次的满足，还缺少展现个性的文学姿态、新人耳目的作品。当虚拟的空间里堆满了垃圾的时候，清理和置换便自然要进行。作家们的网上创作活

动会将网络文学引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同时从网络创作中脱颖而出写作高手也将与他们共同奏响网络文学的第二乐章。

网上活跃着的文学在充分使用网上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给网络带来气象更新,扩大它的有效内存。文学网站的星罗棋布和逐渐增加的访问次数预示着网络文学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网络文学的最终被看好,说到底还取决于它的质量,放得开并不是标准,怎么样才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检验权不再仅仅属于过去的权威,而属于合理的统计数据。尤其在受好奇心驱使的动力减弱之后,网络文学对纸上创作的延伸还能否维持,也多少有些令人担忧。

在人们拼命挤占网络空间的时候,作为出版机构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反向思维露了一手,他们愿将第一套从网上搬迁到网下的文学作品(当然这里也包含有曾从网下搬迁到网上的一部分作品),奉献给读者们,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史上该算是一次漂亮的跑马占荒。这一套丛书的八位作者上网前都有“前科”,上网后更是如虎添翼。《网络文学》丛书将他们一个阶段的创作锁定成集,这也像是一次放生,让这些沾着电子森林气味的作品回到泥土的芳香中来它个假日旅行。我们挥挥手祝它们一路那个顺风。

1999.12.4. 长春

附 记:

这套丛书由我和王蒙先生主编,王先生原拟作序,因丛书付梓前突患疾病,无法执笔。这一缺憾只有留待将来弥补了。

谨将本书献给父亲与母亲，
并感谢他们对我的无私之爱。

目录 CONTENTS

- 1 \ 八音盒
- 38 \ 看图说话
- 69 \ 水果布丁
- 80 \ 爱过
- 123 \ 恨过
- 185 \ 床上戏
- 196 \ 我的姐妹情人
- 237 \ 酝酿
- 271 \ 香水有毒
- 278 \ 雨季的忧郁
- 306 \ 旧恋人
- 320 \ 黄丝带
- 331 \ 爱情故事

八音盒

从世纪大道样板段往摆渡口走过来的那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城市小家庭。靠右边穿蔚蓝色制服的是欧阳亭，他是走在左侧的身着套裙的白领女士李菲的丈夫，也是中间那个正在啼哭的小女孩皎君的父亲，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六旬老太的独子，一名海运学院毕业的航海硕士，一位国际商船上的中国大副。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在初夏的上海，九十年代下半叶的黄浦江上风一如往昔那样微小而犹豫地在吹，两岸的面貌与上个十年比较已有很大改观，据说这是一个正朝着国际第一流城市迈进的城市，许多居住在本城的居民为此而神情自满，欧阳亭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以一种带点旁观的眼光来看待此事，他得出的结论是上海人固有的虚荣心再次被放大了，当然这里面的因素十分复杂，既包含着市民对曾经有过的美丽时代的留恋，也与传媒的夸大其辞不无关系。根据欧阳亭冷静的分析，如果把世界上的大城市放在一起组成一支乐队的話，上海的角色充其量不过是个倍司手，在绚丽纷呈的舞台上只能忝陪一隅而已。

但是他的这个观点遭到了在银行上班的妻子李菲的反

驳,李菲虽然未出过国,但她去过一次香港,她认为上海这个地方至少不比香港差,而香港的世界名城地位是全球公认的。按照这样的类比,香港在国际大都会中大致是一个萨克斯手,而上海至少应该吹吹黑管。

李菲经常在此类小问题上与欧阳亭交锋,当然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关系存在隔阂,实际上在现实的夫妻格局中,男女主人公保持相对独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非没有好处。它至少能使双方当事人具有清醒的头脑与判断力,以免在某些重要的动议实施前彼此推委或者盲从,令家庭之舟滑进泥潭。

不过再趋于理智的夫妻也会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上卷入情感之涡,那就是对子女的爱。在这一点上,欧阳夫妇与大家没有任何不同,女儿皎君是他们的掌上明珠,他们给予了她所能付出的全部关心和呵护,特别是欧阳亭,对女儿几乎到了溺爱的程度,这使李菲有点担忧,她好几次向欧阳亭指出过分娇惯女儿可能会留下的后遗症,但是欧阳亭并没有就此收敛,他用一条屡试不爽的理由来回答妻子,你知道我是一个国际海员。潜台词当然不言自明,弄得口齿伶俐的李菲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既然指望不上丈夫来约束女儿,李菲只好自己对皎君加以严格管教,她对欧阳亭说,你要当红脸,我只能当白脸了,小孩总得怕一个人,否则就实在太无法无天了。

李菲用她自己的一套教育女儿,如她所愿,皎君看上去非常乖巧懂事,对妈妈的叮咛过耳不忘,幼儿园老师对她的印象也非常之好,这使李菲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但她苦恼的是,女儿的良好表现不过是个伎俩,它只在欧阳亭出海时生效,一旦欧阳亭回到家中,李菲的所有威逼利诱的手段就会瘫痪失灵,皎君立刻就会恢复她天性中的顽皮和倔强,好像找到了一

个强大的靠山,不再听李菲的话,还与她目光相对,露出一副狡诈而嘲讽的表情。

去野生动物园游玩是上回欧阳亭出海前答应女儿的一个节目,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欧阳亭的这个承诺在九个月后才得以兑现。此次回沪,欧阳亭可以在岸上待上十二天,接着他要完成一次计划外的远赴南美的航行,然后结束八年枯燥的海员生涯,远洋公司机关有一个处长的位置在等着他。

对于组织上的这次人事安排,欧阳亭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此之前领导已就此事征询过他的意见。在作出选择的过程中,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学的专业是航海,多年的水上漂泊使他对航行产生了感情,所以离开日夜厮守的轮船他有点恋恋不舍,然而另一方面,每天都可以回家看见妻子女儿的温馨生活又令他憧憬神往,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归属家庭。

野生动物园位于南汇县六灶乡,是新建的生态主题公园。从欧阳家所在的浦西高雄路出发,最直接的方法是步行至江边码头乘摆渡,大约七分钟后,渡船就可以泊至对岸,也就是中国最大的开发区浦东,然后在周家渡乘坐专线小巴,顺着沪南公路行驶,沿途顺利的话,三刻钟左右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欧阳一家早上七点钟出门,九点半到达野生动物园,比正常的行程超出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因为他们碰到了严重的堵车,但是这个小小的缺陷并未对他们游园的兴致产生重大影响。他们坐在缓慢的游览车内朝四处张望,看着庞大或削瘦的动物信步而行。与浦西虹桥的上海动物园相比,这里的参观方式刚好调了个个儿,动物们在外面活动,人却像被关进了笼中。由于开张不久,这里的动物数量品种都还不多,珍禽异兽就更加稀少,不过皎君还是看到了最想看到的大象、长颈鹿

和骆驼。她一路忙着惊叫,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欧阳夫妇则在一旁为其作着知识讲座,阐述关于动物产地这类的常识。午餐过后,他们继续玩了一会儿,直到下午两点多钟才离开野生动物园,打的到陆家嘴金融区的八佰伴百货公司,这是一家号称亚洲第一的购物中心,李菲一直想来此购物,但始终未能成行,借这次途经浦东的机会,她实现了她的这个夙愿。但是在店内逛了一圈之后,李菲并未购买任何东西,原因是这家硬件一流的购物中心商品价格同样是一流的,李菲估算了一下,这里的东西普遍比外面要贵出三成,她跑到钢琴区看价格,同样型号的进口钢琴要贵出百分之五十。所以在权衡再三之后,她控制住了萌动的购买欲,倒是皎君抓住这个机会成功地敲了欧阳亭一个竹杠,为她买了一只价值两百四十元的八音盒。五分钟后,在另一个柜面,欧阳亭为李菲挑选了一枚精巧的手镯,并且当场套在了妻子的左腕上。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欧阳亭是个细致入微的男人,深谙女性心态,还熟稔平衡术。

从八佰伴出来,他们到对面的时代广场小吃街吃了点心,以代替晚餐。然后在地图的指点下,准备到陆家嘴轮渡站过江回浦西,结束一天的短途旅行。

时代广场到陆家嘴轮渡站的路程不算短,按照他们边走边看的速度,至少要花大半个小时,但他们仍然决定散步过去,因为沿线有不少景观可供浏览,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凯旋门式的证券大厦,对这座新落成的后现代风格的建筑欧阳亭觉得似曾相识,他想起自己在日本某岛见过造型与它极为接近的建筑,只是那是一座电视台。他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李菲,他把头抬起来,高大的东方明珠和金茂大厦同时映入他的眼帘,对火箭型的前者,他反感已久,他曾对李菲说自己从没有

有看到过如此难看的电视塔，它甚至还不如原来市中心仿造埃菲尔铁塔的老塔，上海人居然会将它视作新的城市标志简直是荒唐之极。对大雁塔造型的后者，欧阳亭比较喜欢它的线条，但认为它浅灰色的外衣是个败笔，如果换成乳白色，欧阳亭相信效果会好多了。

现在，这个三口之家走在世纪大道样板段上，黄昏不知不觉已经降临。皎君忽然提出要看一看八音盒，当然，她这里的“看一看”与“玩一玩”是同一个意思。对此，李菲立刻拒绝了。为了打消皎君的非分之想，她把原来在欧阳亭手中的八音盒拿了过来，神色严肃地对女儿说，马路上是不能玩玩具的，太危险了。

皎君反驳说，这里是人行道，汽车不会开上来的。

李菲说，但你玩着玩着就会不知不觉走到马路上去的。

皎君说，不会的，我保证不会走到马路上去。

李菲不再言语，她用沉默来表示自己的不容商榷，这是她对女儿一贯使用的方法。

皎君就转移了对象，向欧阳亭求援，她拖住爸爸的腿，开始撒娇，欧阳亭被她纠缠了片刻，唱红脸的老毛病犯了，他劝李菲满足女儿的请求算了，然而李菲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似地反而加快了行走的步伐，皎君真的哭了起来，欧阳亭把步伐也加快了一点，拉住了李菲的衣袖，李菲转过身说，你这么迁就她，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欧阳亭陪着笑脸说，她毕竟是个小孩子，再过几年她会懂事的。李菲把八音盒塞到欧阳亭怀里说，反正用不了多久你就不当海员了，这么些年来都是我一个人带孩子，你不在时她很乖的，你一回来，她就成了两面派，我的心血算是白费了，既然这样还不如由你来管教她，免得我看着来气。欧阳亭说，皎君你过来，妈妈也是为了你好，马路上

玩玩具确实太危险，这样吧，前面不远就是轮渡站，上了摆渡爸爸就让你玩好吗？

皎君不吱声，眼睛也不朝两个大人看，独自一人朝前走着，如同一棵会移动的寂寞小树。

周末的轮渡站人流比往常略微减少，欧阳一家走到候船厅的时候，刚巧有一班摆渡开出不久，他们需要稍候片刻，趁此空隙，欧阳亭开始对女儿进行安抚，他将八音盒的外封拆掉，将里面的内容取出，这是一只传统的婚礼八音盒，心形的基座上站着盛装的对娃娃，欧阳亭为它上了发条，叮咚叮咚的旋律便流淌出来，欢快的节奏中对娃娃开始翩翩起舞，引来了不少乘客的注意。欧阳亭把八音盒递给皎君，皎君忸怩了一下，没有伸手，欧阳亭再次做了一个递交的手势，皎君终于接受了，她朝李菲瞄了一下，李菲正对她冷眼旁观，皎君突然把双手举了起来，欧阳亭连忙阻止，却已经来不及了，八音盒被重重地摔在了坚实的地坪上，音乐一刹那变得无声无息，只留下裂开的八音盒聚集了众人的目光。

李菲几乎是同时来到皎君跟前的，她快捷的出手丝毫不比女儿逊色，八音盒落地后仅仅数秒，她已握住了皎君的右手，狠狠地拍打了下去。

欧阳亭没有及时去解救皎君，他被女儿的举动吓了一跳，他没有想到女儿的脾气会这样坏，他想自己也许对女儿的娇惯真的有点过了头，如果这样的话，适当的体罚也许是必要的。

不过他的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女儿悲惨的哭声稀释了，他用平静但却很有分量的语调对李菲说，请你不要再打她了。

李菲朝他看了一眼，直起了腰，头也不回地舍下欧阳亭及女儿向已经靠岸的渡轮走去。

不知什么时候，八音盒被一个要饭的小女孩捡了起来，小女孩操着河南口音，有一双明亮但是自卑的眼睛，她用肮脏的两只小手把八音盒捧起来，对皎君说，给你。皎君做出一副讨厌的表情，把脑袋别向了一边，欧阳亭说，小姑娘，这只八音盒送给你了。

要饭的小女孩笑了，她的牙齿非常整齐，她怀疑地问，你说的是真的吗？

欧阳亭说，没有错，这只八音盒它现在属于你了。

皎君忽然说，为什么给她，它是我的。

欧阳亭说，你既然把它扔了，说明你已经不喜欢了，既然你不喜欢，就把它送掉算了。

皎君说，我不喜欢也不能给她，你让她还给我，我要把它扔进黄浦江。

欧阳亭的面色阴沉下来，他从皎君的言语中觉出了女儿问题的严重，他认真地看了一眼皎君，对女儿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他握住了皎君的手腕，去赶这趟摆渡，皎君的手腕被握疼了，爸爸生气的样子对她同样是陌生的，她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变得脸色铁青，因为害怕，她没有再撒泼耍赖，她只是委屈地不停抽动着肩胛任凭泪水连绵不断地从鼻翼旁滴落下来。

在渡轮的中段，欧阳亭找到了李菲，她仍然火气未消，但当她看见了丈夫那难得一见的怒容时，惊讶和关心立刻替代了脸上的不快，她问道，怎么啦你？

欧阳亭说，你也许是对的，我平时对皎君过于偏袒了，她现在已变成了一个蛮不讲理的自私的小孩。

李菲问，她又怎么了？

欧阳亭说，先不说这些。

李菲转过头对皎君说，你又怎么了，惹爸爸生气。

皎君一声不吭，只是一味地啜泣。

欧阳亭说，你别吓着她，今天的事就让它过去了，以后在教育上我也许真的应该注意一些方法。

李菲说，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别再一喜欢起来就没大没小地和她瞎胡闹，搞得自己一点威信也没有，怎么教育孩子。

欧阳亭说，但是你那种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动不动就板起脸来教训她，要知道小孩的个性老是受到压抑，对成长肯定也是有害的。

李菲说，我们别当着她的面说这些了，待另外找个时间专门来谈一谈这个问题。

对面就是外滩，他们在渡轮靠岸后分了手，李菲领着皎君拦了一辆计程车回家，欧阳亭则准备钻过地下人行道，到马路对面找一家二十四小时银行提款，然后去母亲那儿。他走了没几步路，感到有人在背后轻轻拉他衣服的后摆，他就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在他跟前站着的人让他颇感意外，居然是那个要饭的河南小女孩。

有事吗？欧阳亭问道。

小女孩说，我刚才忘记了谢谢你，你把这么漂亮的八音盒送给我，我一定要来道一声谢。

欧阳亭笑了，他说，它已经摔破了，没什么用处了，我不过是送了一只摔坏的八音盒给你，不用谢的。

小女孩说，它没有坏，你看它还能跳舞呢，这么好玩的东西，你女儿为什么要把它摔掉呢，不过要不是她把它摔破了，我也不会得到它了，你说是吗？

欧阳亭无言以对，他尴尬地笑了一下，准备离开，可他后来又把头掉转，他看见要饭的小女孩仍在原地站着，怀里搂着

那只八音盒，好看地笑着，露出整齐的牙齿。

欧阳亭心中忽然涌起了一些感动，他折了回来，在小女孩面前站定，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春花。小女孩回答。

带你来的大人呢？欧阳亭问。

我大妈他们在江那边。春花说。

那你得马上回去，否则他们找不见你会着急的，欧阳亭说。

我大妈只会问我们讨到多少钱，才不会管我们呢。春花说。

欧阳亭走到售票窗买了两枚过江的筹码，对跟过来的春花说，我送你过江吧。

到了渡轮上，欧阳亭从皮夹里取出了一张五十元的纸币，把它送给了春花。春花没有拒绝，她抬起头来对欧阳亭说，叔叔你是一个好人。

欧阳亭来到船头，黄浦江上的风一如往昔那样微小而犹豫地在吹，他问春花，你今年几岁了。

七岁。春花说。

老家在哪里？他又问。

我不知道，听我大妈说在一条大河的旁边。春花说。

你一定是河南人，我一听就知道，因为我的妈妈也是河南人。欧阳亭说。

你说我是河南人就是河南人吧，不过我现在已经会讲上海话啦，我说一句话你听，阿拉饭已经切（吃）过了，依饭切（吃）过了伐（吗）？依看我学得像伐（吗）？春花说。

你学得很像，你是一个聪明的小姑娘。欧阳亭说。

你这身制服很帅，你是一个警察吗？春花问。